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四〇七回 命官媒仔細驗尼僧 審逃婦推敲判曲直

話說施公命傳官媒，當下差役答應，立刻將官媒傳到，給施公磕了一個頭，站在一旁。施公便指悟色道：「爾將這個和尚帶去，將他驗明，前來回話。須要據實稟報，不准含糊隱瞞，若有半句虛言，本部堂定嚴究不貸。」那官媒聽說，暗道：「今日大人傳俺到堂，這做官媒雖屬賤業，到底是婦人，何以令我去驗和尚！這事如何做得呢？」只見她甚是為難的站在那裡。施公見此情形，也知道她的本意，因又道：「你為什麼違背本部堂的堂諭，還站在這裡不去麼？」那官媒聽說，又向施公跪下，回道：「大人的吩咐，官媒究是個婦人，何以能去驗和尚，還求大人的明鑒。」施公聽說，便微笑道：「你疑惑他真個是和尚麼？他卻外面是和尚，其實是個尼姑，本部堂業經查明無誤，只因還欲強辯，所以將爾傳來，確實查驗，方使他毫無遁飾。本部堂豈有不知你係女流，何能與和尚查驗。因本部堂業已查明，欲使爾作個見證，爾可從速前去。」

官媒聽了這些言語，不敢不遵。只有站起來，走到悟色面前，即拖下去。悟色一見官媒婆來拖，真個嚇得魂散九霄，魄飛天外，跪在那裡哀求，說道：「僧人實係和尚，並非女流，還求大人明鑒。」施公聽罷，忽然大怒道：「爾等可先代他將衣服剝下，驗明之後，如果實非女尼，本部堂當從寬釋放；若果係女尼，定即嚴刑處死。」那些差役一聲答應，即走過來，將悟色翻倒在地；官媒婆首先動手，先將他外面緇衣剝去，即來剝他的第二層，一連剝了兩件，官媒即用手在悟色胸前一按，掉轉頭來向施公回道：「大人的明鑒，底衣毋庸剝了，驗得他胸前兩乳高聳，確係女流。」施公聞言，即命將她翻轉過來問話。差役答應，又將悟色推至公案下面跪倒。此時悟色直嚇得口噤難言，向上只是磕頭求恩。施公道：「本部堂將爾驗得明白，爾尚有何抵賴麼？」悟色道：「尼僧再也不敢抵賴了。」

施公道：「爾為什麼與和尚同居一處？」悟色道：「這才是悟性害得我好苦，求大人問悟性便知道了。」施公道：「但憑爾據實說來，若真為他所騙，本部堂代爾申冤。」悟色正要說出，見悟性在旁使了個眼色，悟色慾言不語了。

施公看得清楚，即向悟性大喝道：「好大膽的刁僧，在本部堂公堂上，還敢如此刁狡，速看大刑。將這習僧拖下去，先行打五□大板，然後再問。」差役一聲答應，立刻將悟性拖到階下，按倒在地，褪下褲子，一五一□，連打五□大板。只打得悟性叫苦連天，皮開肉綻。施公命將他拖翻過來，又問道：「你為什麼與尼姑雜居一處？其中定有隱情，爾快從實招來！」

若有一句不實，再看夾棍相待。」悟性在下面還是辯道：「僧人並不知所犯何法來，遭大人提案，真是冤枉！而況僧人實不知道她是個女尼。她說為僧人所害，僧人還說為她所累呢。要求大人明鑒，格外施恩。」

施公見他還是不招，因又問悟色道：「爾為什麼為他所害？」

爾可從實招來，若有虛言，也叫爾皮肉受苦。」當下悟色見悟性被打如此，若不說出來，定要挨打，只得說道：「小婦人本非女尼，他也本非和尚。小婦人姓李，母家姓高；他姓柏，名喚長善，與婦人是鄰居。只因他將小婦人騙出來，當時小婦人深恐為人看破，他便叫小婦人前去削髮，他自己也將頭髮削去，一路改扮和尚，由桃源逃至淮城的。」施公道：「原來爾被他奸拐出來的。」李高氏道：「何嘗不是。」施公道：「爾為何受他的哄騙呢？」李高氏道：「只因小婦人家貧，丈夫實不能養活，因此他逐日甘言蜜語，將小婦人誘上手，然後逃出來。」

也是小婦人一時不明，致罹法網。」施公道：「家有何人？」

李高氏道：「丈夫名世良。」施公道：「你婆婆母家姓什麼？」

李高氏道：「姓盛。」施公道：「你丈夫名喚世良，你婆婆母家姓盛，你丈夫果知道你被他奸拐麼？你家中曾有人出來找尋你麼？」李高氏道：「小婦人自從被長善奸拐出來，怎麼得知道家中有人出來尋找，料想我婆婆都要著人出來尋找小婦人的。」

施公道：「這句話爾被你猜著了。爾可知爾婆婆到本部堂這裡來告，說是他兒子世良，被你因奸將他謀害死了。頭一日他兒身死，第二日爾就逃出。可是據爾所說，爾丈夫定是為爾謀害無疑了。快講！為什麼將他謀害？從實招來。」李高氏一聽，更是嚇得魂不附體，因哭訴道：「小婦人實在不曾謀害親夫呀！」

是他自己病死的。大人如不信，可傳小婦人的婆婆來問，便明白了。」施公道：「爾說不曾謀害親夫，爾丈夫第一日死，你為什麼第二日就跟人逃走呢？」李高氏道：「只因家中貧寒，丈夫一死，小婦人更難度日，因此柏長善就將小婦人帶出。」

施公道：「胡說！天下豈有此情理，親夫才死，爾便跟人逃走。」

其中顯係謀害，恐怕隨後被人覺察，因即先期逃脫，何可瞞得本部堂來。」說著即命人將夾棍抬上，差役答應。施公又道：「將他夾起來再問。」差役一聲吆喝，登時就將李高氏夾起來，將兩頭繩子執在手中，聽候吩咐收緊。施公在上又問道：「爾招是不招，若再不招，爾就要吃大苦了！」李高氏道：「青天大人呀！婦人實在不曾謀害親夫呀！」施公聽說，喝道：「爾不吃苦頭，斷不肯招。」令將夾棍收起。下面差役聽說，即刻將兩頭繩子一收，只見李高氏大聲喊道：「痛煞小婦人了，小婦人沒命了。求大人寬恩放下來，小婦人情願從實招來。」

施公便命鬆下來，李高氏這才道：「丈夫李世良本來多病，自從去年又添了病症，只因家貧無力醫治，柏長善就常來資助些銀錢，給丈夫醫病。日過一日，漸漸與小婦人眉來眼去，後來竟為他誘姦，其時丈夫並不知道。小婦人也常與柏長善說：『若我丈夫病好了，知道我與你如此，我沒有命了，我丈夫定要處死我的。』柏長善聽了小婦人這話，他就叫小婦人不要怕。」

他說：『你家丈夫定然不久於人世，眼見要死了。』到了兩個月前，小婦人的丈夫，更加病重起來了。柏長善這日到了小婦人家內，他見我丈夫病勢垂危，他還為歎息，臨走時他又向我婆婆說道：『我看你家兒子這個病，是好不得了。若要好，須服一靈丹，或者碰他的造化。』我婆婆說：『哪裡來的靈丹呀！』他又說：『那靈丹麼？不過這樣說罷了。』我婆婆就諄囑他：『如有處討，討一服來給他吃。』長善說道：『既這麼說，我就去討來。』到了將晚那時節，他果然拿了一包末藥來，交給我婆婆，說道：『既然如此，我給你辦一服，給你兒子吃下去，碰碰他的造化罷。』柏長善當時就走去了，我婆婆也將末藥交與丈夫服下了。到了半夜，丈夫果然真死了。小婦人就將婆婆喊起來，告訴他，丈夫已死了，這是怎樣好！我婆婆也不疑惑是那末藥吃死的。到了天明，柏長善又來到小婦人家內問病。才進門來，我婆婆就告訴他，人已死了，這是如何好，衾衣棺木一概沒有。他就向我婆婆說道：『既然如此，我給你辦一套來，隨後你再陸續還我錢罷。』我婆婆聽說這句話，真個是千恩萬謝。他辦了棺木衾衣，當日就將我丈夫收殮起。後來他就告訴我道：『你丈夫本來是要死的，與其留在世上受罪，不如叫他早些死了還好，是我那末藥將他毒死的。』」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